

《香草織》

1. 他們都說我的膽子大。

我看似沉著篤定，在其他女孩驚惶失措、吱喳聒噪的時候。其實我比她們更易敏感慌張；我的心，常日躁動。躁動，志遠教會我的，他寫給我的紙條上寫著，你叫我內心躁動.....。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。

我如此安靜，只因為我一早知道，只能靠自己。我默不作聲只是在唸經，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經尼西亞信經痛悔經，都唸完了，仍沒找到解決辦法，腦海就會跑出一段段子來——荃灣是一個衛星城市，位於大帽山以南，東南面向藍巴勒斯海峽，西接青山公路青龍頭，南至九華徑，五十年代大規模填海，柴灣角及介乎德士古道與馬頭壩道的海域亦被填為陸地，市中心面積約為 0.5 平方公里，人口接近五萬.....。

小學六年級，校際常識問答比賽，老師發下來的參考讀本，資料據說是專誠去理民府抄來的。學校在大窩口邨，桌椅黑板全都是新的，在這之前我還沒見過全新的東西。就連整個大窩口邨都是新的。我每天快快樂樂從大帽山腳沿著城門道走路到大窩口上學，走著走著就走進跟我家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喜歡學校，因為老師誇我聰明，他們會告訴我我不知道的事情，那是連爸爸和叔叔伯伯都不會懂得的。在這之前，我從未聽過有人說「未來」，老師說很多關於未來的事情；我們的未來。我當時真心相信，終有一天，我會當上大學生，就像我在電影裡看見跳著阿高高的呂奇和蕭芳芳.....。

每天早上，天還沒亮我就起床，幫爸爸澆水，吃過欖菜泡飯就上學。有一天，出門的時候，雷聲隆隆，雨大得讓我覺得三疊潭的水都漫到馬路上來了，我知道要是不小心滑倒，大水就會把我沖走。我心裡害怕，我不能出事，我要是出事爸爸就有藉口不再讓我上學。我開始唸經。上門給我們送奶粉餅乾和毛衣的洋修女教媽媽唸的，然後媽媽教我唸。在二陂圳遇上一個在檢雞籠的叔叔，他家裡的雞籠都被大水沖到馬路上來了，他一邊檢一邊朝我大聲喊，妹妹你不要往前走，妹妹你快回家.....。我不能往回走，今天是舉行校際常識問答比賽的日子，然後我就開始大聲唸，荃灣是一個衛星城市.....。

那是我唸書以來唯一的一次遲到。那是我人生唯一的遲到；我出來打工，從沒遲到。

我總是在等別人，除了那個暴雨成災的上午。

老師心急如焚，我終於渾身濕透，打著哆嗦出現，比上堂的時間晚了個半小時。平常我急步走，三十分鐘內就到學校，大雨中的荃灣變得很大。

老師匆匆帶著比賽代表出發往會場，志遠奔上樓，他家住四樓，他取了妹妹的校服給我更換。我記得志遠的好。志遠坐中間，我坐在他右手邊，腦海一片空白，忽然志遠拍了一下我的手臂，我就開始背誦——荃灣是一個衛星城市，位於大帽山以南，東南面向藍巴勒斯海峽，西接青山公路青龍頭，南至九華徑，五十年代大規模填海，柴灣角及介乎德士古道與馬頭壩道的海域亦被填為陸地，市中心面積約為 0.5 平方公里，人口接近五萬.....。

全場掌聲雷動。我們取得冠軍，三位參賽學生各得二十元獎學金。剛好夠爸爸買材料修葺屋頂。

常識問答比賽之後就是升中試。報名費最後是老師替我付的，拿到准考證的時候，我哭了又哭，沒想到後來成績出來我哭得更淒涼。我考得很好，中英數三科的分數都是全班最高的，可以得到五年補助的學額，派位到深水埗的德貞女子中學，但是我在收到成績之前，已經跟阿姨去了沙咀道上的紗廠當女工。

我比上學的時候更早起床。果然唸書的日子是最幸福的。我半夜三點起床，不用為園圃澆水，做了便當就摸黑去上班，朝四午四，這是最賺錢的班次。

下午四點，我下班，沙咀道上都是女工。我誰都沒見到，只見到穿上中學校服的志遠。風和日麗的荃灣很小。天氣明明這麼好，我卻憂愁得想哭，我只能對身後的志遠說，你別老是跟著我.....。他什麼都沒說，後來我才明白，男孩子就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麼。我由得志遠這樣天天跟在我身後，陪我到眾安街去買菜，再走到城門道口，然後他繞德士古道回大窩口。我其實很擔心志遠不夠時間做功課，但我也是什麼都沒跟他說。

有一天，他終於跟我說話，他說他一定要考進 A 班，否則他就不能唸理科，他要比現在更用功，他不能再陪我走路回家.....。他塞給我一封信，我到第二天早上，才在上班路上的街燈下細細看了。我記得信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，還有一張夜校招生的單張。

志遠相信我們終究是可以當上同學的，他說他等我。

我都記住，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。要是我不記牢，這些明明發生過的就會像沒發生過一樣，夢一場。但這是我的命，我的命就在這裡。這裡很大，我的一生都在這裡，這些年來，我想逃卻怎樣也逃不出去；這裡很小，小得只夠藏著我的一顆心，我微小的歡喜與哀愁。

2. 他們叫我 Mayling，或，Ling 姐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叫阿娟，周小娟。

最後小六仁班就只有志遠一個能夠唸大學。

可見名字真的重要，名字是人生版圖，這也是志遠說的。現在人們叫我 Meiling 或 Ling 姐，但我心中有數，我是阿娟；阿娟，勉強湊合著，就只有娟好，談不上祈願和涵意，說到底其實什麼也不是。

那時候上班要打咭，紡紗部女工的鐘咭都放在同一個架上，我數過，只三樓一層，就有十一個小娟。後來調去織布部，也有六個小娟。我最早的師傅，叫娟姐，雖然都是阿娟，但她是不一樣的，就連男工都叫她娟姐。名字後面有個「姐」字，就有了份量。我不知道我要捱多久才能成為娟姐，不過已經有了師傅娟姐，到底差一截。

我要出人頭地，就要做些別人沒做過的事情。

早班女工只我一個唸夜校，我拿回家的錢沒短少過，爸爸也就不反對。人家每十天休息一天，我一年沒放假，所以夠錢付書簿費。我在夜校的名字叫周美玲，我為自己改的，說不清楚，就是想要看上去像英文書院女生的名字。教英文的女人來自馬來西亞，她叫我 Meiling，我喜歡，以後逢人就說，我

叫 Meiling。漸漸疏遠了叫我阿娟的朋友，反正我也不會有時間跟她們去玩。

娟姐叫我轉工，跟她去製衣廠的辦房。娟姐說，你讀夜校，在辦房工作才有時間唸書，人工更高，工時更短。那有什麼壞處？娟姐說，那邊男人話事。我還不知道這世上有不是男人話事的地方，於是就跟著娟姐轉工。其他人知道了，就說我不安份，好高騖遠。說話傳到爸爸耳裡，他麻雀也不去打，就等我夜裡放學回家，打了我一身。第二天起床，渾身是痛，爸爸坐在門口，我以為他會攔住我不讓我去製衣廠，心裡唸著聖母經走過他身邊，也不敢看他，只知道他盯著我，就這樣直直走出去。什麼也沒有發生。其實原來並沒有什麼好怕。

娟姐說，辦房裡能學到的東西，是紡紗部和織布部都沒有的，而且那些技藝學會了之後，離開了工廠，還是有用的。從此以後，娟姐就是我師傅。

娟姐有我當幫工，除了幹製衣廠辦房的活，她還偷偷接了生意，為人訂造服裝。電視機是新玩意，看了電視上女明星的衣著，會做衣服的女人，就想照著做出來，要娟姐幫忙製紙樣，不會做衣服的，就得光顧娟姐做衣服。娟姐生意很好，她會帶著我去佐敦買布料。我坐在巴士上，看著荃灣往後退，路旁只有疏落的工廠大廈，還有醉酒灣那大片荒涼爛地，不過一旦駛過通往美孚的那道大橋，就好像進入另一個世界。那是城市。我想當時的心情就像鄉下人到鎮上去辦貨，看著五光十色，眼花繚亂，但心裡清楚那些東西都不是我的，只供我欣羨，要到晚上回程時，遠遠看見荃灣的燈火，心才篤定下來。

我是在回程的巴士上遇上志遠的，這才知道他果然唸了理科，成績很好，老師幫忙轉到旺角唸書。那是名校，在小山上。志遠問我，你沒暈車浪？我說沒有。他說他到現在還是會暈車浪，好像不能離開荃灣的樣子。然後我們再也沒說什麼。巴士沿著彌敦道往長沙灣道駛去，志遠看著窗外，對我說，你有沒有看見這附近很多裁剪學校？其實你可以去報讀呀.....。

志遠忘了，忘了他本來想要跟我當同學。他既然忘了，大概也不會等我。

一年之後，娟姐決定自己開店，猶疑要不要找我當夥計，因為她以為我翌年就要考會考，功課想必繁重，而開店之後卻是要沒日沒夜地拚搏的。她沒想

過我會一口答應。

娟姐選了幾個名字當店名，問我意見，我說，都不好，我給他取了「雲裳」，她全名是莫雲娟。我說，雲想衣裳花想容。娟姐說，唸書的人想法果然不一樣。我沒告訴她早就轉去唸依妮女子裁剪學校。

3. 大家都說我命好。認識我的人說我命苦。

我三十歲不到就買了房子。

「雲裳」的生意很好，娟姐和我，還有另一個女孩，日夜加班，才勉強將客人的訂單做起。回家晚了，爸爸不高興，將大門關上，不許媽媽給我開門。後來我乾脆在「雲裳」打地舖。開始的時候，娟姐裝作不知道，後來找人搭了小閣樓，說是讓我們工作得太晚可以過夜，其實只我一個睡在那裡。就是這樣，我住在「雲裳」。

媽媽來店裡找我，我才知道爸爸出了事。我到醫院去看爸爸，還是第一次走進仁濟醫院，爸爸躺在乾淨明亮的房間裡，一臉歡喜，像搬進了新房子似地。只是我從沒見過膚色這麼蠟黃的人。媽媽一直在哭，探病時間結束也不願離去，偷偷躲起來，說爸爸不可以沒人服侍，夜裡躺在病床旁的地上，護士巡房，她就滾進病床底下。我擔心媽媽不知道可以熬多久，幸好爸爸很快就死掉。

我後來才知道，傳出消息說政府要建象山邨，爸爸就急不及待將家裡的園圃賣給上門收地的人。賤價。錢到手之後，爸爸沒清醒過，三個月之後，酒精中毒。

大哥、二哥在爸爸出事前已急不及待到九龍找工作，地裡仍未收割的薑花也懶得管。我回去看了，收地的人胡亂砍伐，乍看竟似一地白蝴蝶的屍骸。

我的家，就這樣不復存在。

我帶著媽媽找房子，娟姐幫忙在三陂坊附近找到一棟新建成的房子，窄窄高

高的，面積呎數比傳統的唐樓少一大截，但正合我和媽媽兩個人住。我那時候的收入，除了應付日常開支和交租，還有餘錢給媽媽買金。她喜歡買金粒，一兩一塊，小圓餅，用小錦袋裝住，藏在衣櫃暗格。上一代都是如此，她們對銀行、股票沒信心。

那年頭好像大家輕易就能賺到大錢，也捨得花費，家裡有電視機已經不稀奇，很多人家裡甚至有洗衣機和冷氣機。女人做衣服，也跟過去不一樣，從前都是大時大節，家有喜事才做一件飲衫，如今一口氣會做兩、三件。我找了門路去買當季的日本時裝雜誌回來，才招架得住那些貪新鮮的女人。

那段日子只覺得世界在急速變化，每天起床總有些什麼已經不一樣，只是都不知道是如何發生的。事情特別多，也很快，什麼都是轉眼就過去，像衣服；公主領、荷花滾邊、密褶、直腳、喇叭褲、迷你裙、A字裙，衣服才剛做起，潮流已不復再。當年一起當女工的，轉眼就嫁人，轉眼孩子就兩、三歲。時間都用跑的。我一陣子沒去德士古道、城門道那邊，才驚覺熟悉的道路竟都變得不好走，看著大窩口，就是走不過去，連過馬路的地方都沒有，只見路上汽車多了很多，都在奔馳。我站在馬路邊發呆，不知如何，眼淚就掉下來，說不出的徬徨，忽然旁邊一個人在喊我，我看清楚了，是一塊唸小學後來又一塊到紗廠工作的阿嫦，她說她在找工作，我抬頭看清楚，從前工作的紗廠原來已經在清拆。我跟阿嫦說，你來娟姐的店裡打工吧。從此以後，阿嫦成為我的夥伴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我再也無法在一個小時裡跨過荃灣。荃灣變大了。整個荃灣終日沙塵滾滾，很多大廈像春筍一般拔長出來，連三棟屋都要拆掉，說要蓋地鐵站。我熟悉的地貌，像死去大魚上的鱗，一片一片被剝掉。

我去德士古道是為了志遠。總是烈日當空，我回到大窩口的小學校舍，徘徊，志遠的家就在四樓。我只遇上過志遠的妹妹，最小的那一個，穿著水手裝的中學校服。她真幸福。我叫她到店裡來做衣服，說要送她。我收藏了好幾幅格子紋蘇格蘭呢絨，那時候夢想自己穿著這些呢絨做的裙子去上大學，最後我用來給志遠的妹妹做了背心裙。套白襯衣穿，就是書卷氣。又過了好一陣子，有一天，志遠忽然在店裡出現，我嚇一跳，他長高長壯，穿著襯衣、西裝褲，就是一個男人的模樣。他掏出錢包，問，妹妹的背心裙要多少錢？我

已經有工作，可以買衣服給妹妹……。

他真的忘了。他果然忘了，徹底地，提醒他也沒用；忘了曾寫給我的信和紙條，還有他從詩集上抄來的斷句。

從此我沒再去過大窩口。

後來就聽到住在大窩口的朋友說，志遠一家搬走了，在川龍街買了新房子。

其實就是一口氣吧，我跟娟姐說，我想買樓。她給了我一個號碼，又教我在她朋友經營的股票行開了戶口。我將媽媽的小金餅兌了現金，全部買了股票，前後四天，價錢翻了一倍不止。那四天我完全無法睡得著覺。錢從股票行提出來，連同我這些年來的儲蓄，通通拿去付了新房子的首期。新房子在海壩街靠近大河道，也是那種窄窄高的大廈。

我媽說，你買房子也好，將來老了，也有容身之處。

4. 我不止買樓，我還開店。

我沒錢做裝修，匆匆搬進新房子，房子雖是新的，卻有家徒四壁的感覺。過沒多久，娟姐就對我說，她要跟男友去美國。娟姐的男友是有家室的，妻子不肯離婚，於是只好帶娟姐去賭城結婚，結婚之後，也不打算回來了。

「雲裳」要結業。

阿嫦依舊嘻嘻哈哈，原來她也要嫁人了。

大哥帶了一個女人住進我和媽媽的新居。我很生氣，把心一橫，將房子押給銀行。眾安街有新建成的商廈，地下、二樓和三樓都是商場，新氣象。舖位都是小小的，我買了一間。

做招牌的時候，裝修師傅問我有什麼要求，我給他看一幀從前在家裡拍的照片，他看了一眼就說，哦，白蝴蝶。我說不是，那是薑花。薑花一直在我的

招牌上。

新店開張的時候，朋友都來了，都誇我本事。阿嫦抱著她剛滿月的兒子，我端詳那孩子，只覺他跟一般的孩子就是有些不一樣，雙眼的距離有點不正常，看著看著就明白了，唐氏綜合症。我什麼也沒說，阿嫦看著我，打量我身後滿臉惱意的大哥和媽媽，也是什麼都沒說。我看她她看我，最後我們二人都淚漣漣。

我的店，就叫「美玲」。剛開業的時候還不大察覺，過了大半年，就發現生意額比「雲裳」差很多很多。不是我手工不及娟姐，也不是我不會做生意，我是很捨得花錢買外國的時裝雜誌放店裡的。怪只怪女人現在都愛逛街，她們買現貨。成衣。就像我開店的這所商場，也有很多時裝店，但只有我是裁縫店，他們都是賣成衣的。這些時裝成衣店，荃灣滿街都是，何況現在她們要去旺角、尖沙咀，才只不過四十分鐘。還有那些連鎖式的成衣店，款式又多又便宜。想要穿得登樣一些的，可以去光顧那些直接從日本入口的。

她們愈捨得花錢，我的日子卻過得愈艱難。

5. 船到橋頭自然直。

我很愁，書沒唸好，又無法回頭到製衣廠去打工，因為很多工廠都搬到大陸去了。有人找我去東莞當廠長，管理一大票女工兼做品質管理，我去看了，沒辦法答應，衣服不應該是這樣做出來的，做出來只怕還沒穿够一年半載就得丟掉，我就是做不來。

我沒得選擇，開始替人家修改衣服，但生意也不多，反正衣服廉宜，誰還會留戀不合身的衣物？而且，修改衣服能賺多少？人客動輒就說，這麼貴，我不如去買件新的。手工就是不值錢。阿嫦說，Ling 姐，看來你沒得揀，你想一下是不是要返大陸工作.....。她是怕我不高興才叫我 Ling 姐。我也幾乎動搖了，就在這時候，大陸那間廠的設計師找我來了，要我為他做貨品樣辦，他在廠裡就是做不出能讓買家滿意的衣服。手工。

那段日子我都在為設計師做成衣的樣辦。他畫得出來，我就能裁好縫好，穿

上身上。有時候他們畫的，放在紙上好看，還真的不是做出來能給人穿著的，我就是會改他的設計，他看了成品，心服口服。他拿著我的樣辦，把繁複的手工簡化，才放到生產線上。

有一天，我大嫂帶著幾個姿態有點囂張的女人到我店裡來，原來都是闊太。阿嫂跟那些闊太說，PRADA 的樣衫都是我做的，闊太們大喜過望，拈著仿竹紋的布辦都不願放手。我更正大嫂，不是 PRADA，是設計師參考 PRADA 的款式要我.....。

中環的名店愈開愈多，我的生意又漸漸好起來。名牌成衣跟服裝連鎖店的又不一樣，就算過季，女人還是不捨得丟掉，有些就是從二手店或水貨店裡買回來，尺碼不會百份百合身，於是，修改衣服的客人又川流不息。有些知道我是會做衣服的，就拿著名牌服飾的圖樣要我照做。有段時間，店裡一排掛滿了那種圓鈕扣的套裝，客人都笑說我做的比名店裡的貨品更齊全。

修改衣服的客人上門，我始終不敢推掉，接下的生意就外發給阿嫦。她的丈夫到大陸工作，其實賺得也不多，她一個人在家裡帶著孩子，這點修改衣服的工錢剛好給她補貼家用。

就是這樣，我的「美玲」看上去，就是那種幫人家修改衣服的小工場，那跟我原先心目中專做高級訂製服的時裝店，實在相去太遠。

我不是不委屈的，不過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
6. 有一天，來了一個女孩，初中生的模樣，說知道我會替人改衣服，問我是否可以替她做家政科的功課.....？

我聽得一頭霧水。

那份功課是「挑褲腳」。我不知道這些基本的針紉工夫還得要專人在學校教授，真是幸福寶寶。我問她，要是我不幫你，你會怎樣？她說，這是老師打回頭的，再不合格，就會把我的平均分拉低.....。

我問她，那你的同學們呢？她們不願幫你的忙？你人緣很差？女孩吃吃地笑，說，她們的手藝比我更差，不過她們有媽媽和姐姐幫忙。

原來女孩們如今都不拈針線。

我喜歡她的笑容，我願意幫忙，不過要她答應告訴那些交不出家政功課的同學們，是來光顧我的。

後來這些家政功課都外發給阿嫦，她還要再雇兩個找不到兼職工作的主婦，才趕得及在死線前交貨給這些女生。

店裡因此熱鬧了很多。通常午飯過後來的都是一些闊太，有時候會做一些晚裝，晚上是要上班的女人，都是一派女強人的模樣，專攻套裝，四點到晚飯前，就是這些為了家政功課找我的女生，有事沒事聚著吱吱喳喳，我也不覺厭煩。這些女生後來都當上大學生，偶爾回到荃灣都會來探望我。

最早出現的那個叫穎儀，很多心事都會跟我說，說將來要去唸設計，但媽媽不批准。有一次她在店裡留連，忽然來了場驟雨，我說我有雨傘可借你，她卻堅持要剛下班的父親來接她.....。

來接她的正是志遠。

原來已經過去了十多年。

志遠大概也嚇了一跳，重覆說著一句話，你很本事。

我說不清楚，但聽見志遠說我本事，心裡終於舒坦。

我跟志遠說，你的女兒想做設計師，你不要阻撓，現今的女孩子都很有志氣，你管束她，只會適得其反。

後來我就對穎儀說，你要專心唸書，光陰似箭如金，我不許你再來我店裡廝混。我只知道志遠住在川龍街，有好長一段日子，我甚至故意避著川龍街，

這些年來，我和他從未在荃灣街道上碰見過，之後志遠亦沒來過我店裡找我。荃灣很大。從前的事，我一個人記住就好。

7. 生意最好的日子，我把店擴張了，把旁邊相鄰的舖面也買下來。阿嫦也曾勸我別太急進，但媽媽去世之後，反正就是一個人的生活，也沒什麼好牽掛擔心。一如以往，果然，過了沒幾天，生意又靜淡得我要把其中一間舖賤價賣掉。

人們現在都不在香港消費，有事沒事上深圳，買 A 貨。我按著名牌服裝的圖片做出來的衣服，知名品牌的設計師都要上門來參照，那不是 A 貨，那是我的手工。但現在她們買 A 貨，只看樣子，有名牌的樣子就可以。其實就是冒牌貨。她們不介意冒牌貨，卻只在乎價錢是否相宜。她們動輒就說「不值」，她們只要看上去是一身名牌就認為是值得——無咁大個頭點解要戴咁大頂帽？她們的學歷都比我高，但對品質的要求怎麼就會這樣低拙？我真的很難過。

阿嫦說，你生氣也沒用，世界變了，我們以前那一套行不通。我不相信。好就是好，好的事物怎會因為時間過去就消亡？世界不是這樣的，做人也不應該是這樣的。

我聽得最多的話就是，Ling 姐你當初趁這商場價高的時候賣了這舖，轉買荃灣西地段，你發過豬頭.....。

我的店好端端的，我為什麼要賣？我衣食充足，為什麼還要發過豬頭？

我捱過金融風暴，捱過沙士，捱過金融海嘯，「美玲」仍在。阿嫦說，你老了。我說，阿嫦你何必跟我說這些喪氣的話？比我捱得慘的大有人在，我看見阿婆就心酸。娟姐剛開店，阿婆就跟著丈夫在馬路邊賣報紙，那時候，報紙檔附近，只得一個巴士站，周遭什麼也沒有。後來商場建起來了，她丈夫也過身了，她就獨自在商場旁邊的小巷頭繼續開檔。她看著這一帶興旺起來，結果卻看著自己走投無路；商場要把她趕走，理由就是她擋住商場新裝設在小巷裡的招牌燈箱.....。

這個燈箱能為商場多賺幾多？三千？一萬？他們知道這會要了阿婆的命嗎？

「美玲」曾經是商場裡生意最好的店，當大家都嫌這商場土氣陳舊，遊逛的人潮再不復見，我的熟客讓商場裡其他的店也有做生意的機會。最後業主還是把這商場賣掉，像棄掉一件不合身的衣物。新業主出價要買我的店，賤價，我拒絕。但商場裡的其他商戶都接受了收購，新業主就只等著我搬走，將商場翻新。最後，商場只剩下我一戶，他們急不及待開工拆砸，店裡終日塵土飛揚，我夠膽撐下去，客人也不敢上門，我知道待不下去了。

阿嫦問我，你往後怎打算？我把住家改成工作室，在當街的窗戶糊張寫著「改衣」的招紙，我想還是可以的。我問她，你怎打算？如今她的丈夫長留內地，只她母子相依過活，兒子雖然在庇護工場找到工作，但薪水只有一點點的零用金，以後只怕外發給她的工作也不會多，但阿嫦反而叫我不愁，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。如今沒船也沒橋呀阿嫦，最後我什麼也沒說，把話都吞到肚子裡去。

我送阿嫦去車站，道了再見，過了馬路，回頭看她母子，她兒子如今長得比她高。太陽毒熱，阿嫦沒帶遮陽傘，我正要招手叫她來取我的，就見這孩子舉起手蓋住阿嫦頭頂。這孩子的手掌長得特大，遠遠看去，阿嫦就似被鍾愛的男人懷抱住。巴士一直沒來，阿嫦有些不耐煩，這孩子哄媽媽，一下一下親她的額角。

我看著眼熱。

得失寸心知。

我跟熟客道別，還有那些早已當了大學生的女孩。她們說，我們回到荃灣，總要來探望你，看見你就像看見從前的日子，以後找不著你，就好像什麼也沒有了.....。都過去了。我說，你們往前走，記住就好。

大概是同學告訴她的，穎儀也來了。她已經大學畢業，在做跟設計有關的工作，我沒聽懂那是什麼。她說要帶一些學生來看我的店，我說可以呀，但為

什麼？

她說是讓他們認識荃灣。

有多複雜有多難？

——荃灣是一個衛星城市，位於大帽山以南，東南面向藍巴勒斯海峽，西接青山公路青龍頭，南至九華徑，五十年代大規模填海，柴灣角及介乎德士古道與馬頭壩道的海域亦被填為陸地，市中心面積約為 0.5 平方公里，人口接近五萬.....。

穎儀說的跟我說的有些不一樣，她說，荃灣總面積六十平方公里，人口超過三十萬。

有這麼大嗎？能住上這麼多人嗎？

原來這個新市鎮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，他們甚至在滿五十年的日子舉行煙火匯演來慶祝。這裡有全港規模最大和最長的行人天橋系統、全新界的第一高樓，公路連接屯門，還有城門隧道連接沙田，港鐵荃灣線和西鐵線都經過這裡.....。這麼多年來，我竟不知道，這地方原來是一隻不斷長大的龐然巨獸。

穎儀要我告訴學生這裡曾經有過的紗廠和街市攤檔，還有我招牌上薑花的由來。我跟他們說了，曾經見過的，猶如一片白蝴蝶飛舞的花田。

我記得父親每逢在天寒地凍的日子下田，總會喃喃說著同一句話，「發達去金山，要死來荃灣」。我那位看著滿地花屍無動於衷的大哥，亦曾經對我說過，這地方的名字就已經告訴你這裡注定無作為，你知道荃是什麼？荃就是路邊野草，這裡無非就是荒地夠多，要耕也耕死你，你不走我走.....。

我偏不走，在這裡悠轉一生，不經意地，看著它自卑微至可望不可即的輝煌。

——其實這裡一點都不大，這個以香革命名的地方，只夠收藏我的心。